



当某天哈气成雾,忽而落雪,才意识到秋天已成故事,冬天则成了风景。每每此时,我总会忆起儿时所居的西北小县城。那里入冬,始于一场浩浩荡荡的囤白菜大运动。在读《胡同文化》时,汪曾祺写道:“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擦起来,大概要有北海白塔那么高。”这让我记忆犹新,总联想到小县城菜市场的冬日大白菜,也有北海白塔那么高。

20世纪80年代的西北小县城,每到冬天,年幼的我,总是不情愿地被母亲拖来买菜。有气无力的太阳底下,我缩着脖子在一车车白菜之间游走,看菜贩把绑在货斗挡板上的铁丝掰开,再把整个货斗前端翘起,放下挡板,堆积如山般的大白菜就“哗啦啦”像洪水开闸一样直泻而下,顷刻铺开一个大大的摊位。整个菜市场除了少量的大葱、土豆、萝卜之外,是山是海的都是大白菜。浩瀚的卖菜买菜大军,在吆喝和讨价还价声中各取所需,每一单都百十来斤走量,成垛成垛运回家。

接下来,从立冬到春分,无论是平房大杂院,还是红砖、灰砖居民楼,处处可见大白菜平铺在阳台、楼道、院落里……家家户户如此。母亲也不例外,把买回来的大白菜仔细规整,不必剥去破损的外层叶片,先放在阳光下晒晒,直到外层变得柔韧不易折断,就在厨房阳台背阴的一角垫层木板,将菜头朝外堆起来。偶尔有几颗个头小的白菜,索性丢在日头下不去管它,待它一点点蔫去,最后变成一缸老酸菜。等到数九寒天,阳台都如冰窖一般时,经霜的大白菜更加清甜,如《田园杂兴》中所描述,“拨雪挑来埽地毡,味如蜜藕更肥浓。朱门肉食无风味,只作寻常菜把供”。但母亲会给大白菜盖上毛毡以防冻坏,如果父亲的旧报纸积攒多了,也会将每棵白菜剥去外皮,再用报纸

纸挨个裹好。此时,这些叶青如翡翠,茎白似凝脂的大白菜,就如打坐参禅一般,修炼得干干净净,脆爽爽了。

整个冬日,厨房的地上印着从窗外透进的阳光,总有冒着的热气让这光影生动起来。天寒地冻之中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”,听着汤锅里的咕嘟声,看着“白玉”和“翡翠”上下翻滚,就着氤氲的热气,还没吃一口呢,身体就已经暖和了。父亲喜欢放点豆腐、粉条进去,再来一把葱花收尾。趁着白菜叶随着开锅的气泡浮起,赶紧来上一箸子,软烂清爽的味道在唇齿间绵软悠长。而母亲做的醋溜白菜,绝对是一道极具烟火气的炒菜。她会选择菜帮肥厚的大白菜,切的时候也一定要用斜刀,而且整盘白菜帮与白菜叶的比例要恰到好处,这样吃的时候才会有爆汁般的肥厚肉感与脆嫩共存的享受感,酸辣鲜脆十分下饭。可以说,炒、烧、烩、溜、涮、腌、凉拌、做馅……这些烹制方式,白菜无一不能驾驭。如此,每天拌菜里有它,炒菜里有它,炖菜里有它,腌渍的泡菜是它,包的饺子还是它。翻来覆去的吃,变换花样的加工,也难挡我对白菜的厌倦了。

后来的日子越过越好,冬储也变成了日鲜——各种蔬菜随吃随买,多年不再经历冬储,却有点儿想念那股“家常味”。如今五花八门、价格不一的蔬菜生鲜中,大白菜依旧保持着“白菜价”,平实温润但绝不廉价,而它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其“凌冬晚凋,四时常见”,关键还在于其营养丰富,烹饪方便,亦食亦药。第一个赞扬白菜美名的人当属北宋诗人苏东坡,他赞叹“白菘类羔豚,冒土出熊蹯”,还有诗道“雪沫乳花浮午盏,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”。郑板桥也以联赠友“白菜青盐糙米饭,瓦壶天水菊花茶”。可见,在文人雅士眼里,白菜是从味蕾上升到精神追求的享乐,是清贫寡淡之余,一种澄明清雅的人生境界。

流年且夕间,小事皆烟火。今年入冬,我主动拉着母亲去逛菜市场,囤了一兜子白菜回来,父亲又搬出多年的小砂锅,放上白菜、豆腐、粉条,还有鲜炸肉丸、清炖排骨……咕嘟咕嘟的炖煮声唤醒儿时的记忆,咀嚼的是食物,咽下的是时光、留下的是念想。果然尝遍人生百味,慢慢才知道,所有味道都比不过一口平平淡淡的清欢。



肖立新

天寒,地冻,于是,生活于天地间的麻雀,也就“寒”了;于是,古人风雅,就给本来寻常的麻雀,起了个颇为诗意的名字——寒雀。

寒雀,这个名字真好。给人一种风寒瑟瑟的落寞感,给人一种苍苍凉凉的茫然感。

宋人杨万里,写有一首《寒雀》诗,诗曰:“百千寒雀下空庭,小集梅梢话晚晴。特地作团喧杀我,忽然惊散寂无声。”

麻雀,喜欢群居,群栖群飞,而且,冬天里,此种现象,表现尤为突出。雪后黄昏,一群麻雀,霍然落于庭院之中,一些,还停留在梅枝上,叽叽喳喳,在窃窃私语,在互相交流,看上去,是那般的欢喜,那般的喧闹,好似是故意搅成一团,对我喧嘩,使我烦闷;可是,蓦然受惊,这群麻雀就飞走了,于是,庭院寂然,复归于静,难免,又给人一份落寞,一份岑寂和萧索。

“雀落梅梢”,这情景真好,真是诗意。也许梅花正开着,也许还是含苞待放状态,但不管怎样,都有一种梅寒、梅瘦之情态,都散逸着清冷的香气。或许,那麻雀正是被这“冷香”所吸引,所以才熙攘,所以才喧闹。麻雀,跳来跳去,喙啄不已,于是,雪花乱溅;于是,梅片乱飞、梅香散逸;于是,栖落梅梢之上的,那寻常的麻雀,也就多了一份风流蕴藉。

天虽寒,地虽冻,但或栖或飞的麻雀们,依旧生机勃勃。

杨万里的诗,是写实。在农村生活过的人,对之,自是多有所见,多有感触。昔年,我居住乡下,庭院

晨起时,喜欢站在阳台看这个世界,山水连绵纵横,绿色一直走向天边。那天际的尽头,满是红霞飞扬,一丝一缕,轻拂着心弦,敦煌的飞仙缓缓落下,带着漫天的花雨,一瞬间人世春色无边。

清脆的鸟鸣穿过眼帘的晨风,一种异样的情愫横亘眼前,人生旅途漫远悠长,谁在路的尽头等待旅人的归来,归来时可有千山漫雪和柴门犬吠,纵使万径人踪灭,还有柴房那暖人的灶火和笑语。

远方那山像极了前行的船,无边的旷野就是拥抱它的大海,无数海鸥

一方,所见情景,犹然历历。

冬日的早晨,起床推户,庭院内落满了一地的麻雀,纷纷扬扬,剥啄杂然。一听到开门声,便哗然飞起,栖落于对望的树木之上,或者屋瓦、墙头之上。静心望去,仿佛每一只麻雀,都是早晨的一个精灵:小小的

## 寒雀下空庭

路来森



眼睛中,弥漫了惊慌,却依然如稚子一般纯真地望着你,让人觉得楚楚可怜。它望着你,你望着它,在生命的对望中,你除了同情和怜悯,更多的是心中洋溢的欢喜——寒冷的冬日,因一群麻雀,而活力四射。

不过,于我,倒是更喜欢麻雀稀落的那一番小情景:只有几只麻雀,栖落庭院,布散着,或静思,或觅食;静思的,身体缩作一团,安然如禅定

在船的前后飞翔。翅膀拍着巨浪,唧唧叫着伙伴,远航不再孤单。风是旋律,浪是节拍,漫天的乌云和闪电是舞蹈,彼岸是前行的希望。

秋虫的鸣唱如浪卷着黑夜,天边,总有两三颗星挂在那深蓝如海的天幕,偶尔,一两朵白云飘过月芽,月华轻轻洒下,远山近岭在朦胧的夜雾中沉浮。有灯在旷野悄然开放,如高山的雪莲,在那孤寂中宣泄着超脱世俗的清冷,还有一份傲然。

就这样,数着年轮,望着岁月,看着那小路蜿蜒向果林的深处,我在阳台看着世界的风云变幻,默念着青春的记忆。

的小和尚;啄食的,啄啄停停,小脑袋扭来扭去,活泼灵动如调皮的小顽童,看上去,就叫人生一份莫名的欢喜,觉得这个冬日,真是又安静,又祥和——似乎,岁月静好,从几只麻雀身上,得到了形象的诠释。

然则,栖于枝,才是麻雀最常见的一种生命状态。

宋人崔白,画有一幅《寒雀图》。枯树一株,树色灰黑,铁一样的颜色,散发着阵阵寒气,显得出冬日的寒冷;枝杈纵横三五枝,虽粗细不一,看上去,却俱是坚硬、遒劲;麻雀七八只,多栖于枯枝之上,唯一雀振翅于半空之中。栖于枝者,形态各异,情状不一:一雀,扭头翻啄,似是在用自己的小嘴巴,梳理羽毛,一派悠闲、自得之情状;两雀,上下相望,似在窃窃私语——是夫妻情深,还是兄弟怡怡?另一雀则伸颈探头,望向一脚爪倒挂枝上的雀儿——是殷殷嘱托,还是表达倾慕之情?独一雀,振翅于半空之中,脑袋前探,尾巴高翘,扇动的翅膀,伸展开,感觉,仿佛整个麻雀周围的空气,都在颤动——飞雀,用它颤动的翅膀的力量,划破冬日的严寒,照射出一道道耀目的闪电。

寒天,枯木,因了几只形态各异的寒雀儿,整个画面就活了——活泼、灵秀,喜感满满,生机勃勃——冬日,氤氲着一种鲜活而饱满的温暖氛围。

如此看来,寒雀,其实并不“寒”;寒雀展现的,实则是严寒冬日下的一份生机,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。

读书时,读到一句“冬日诚可爱”,忍不住停下来思考,万物凋敝的冬日,能有什么可爱之处呢?

诗人白居易说“杲杲冬日出,照我屋南隅,负暄闭目坐,和气生肌肤。”“负暄”就是晒太阳的意思。你看,冬天的阳光多好呀,明亮温暖,透过窗户飘进屋里,倾泻一室明媚。闭着眼睛沐浴其中,既养身又养心。

在我的老家,每到晴好的日子,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去村口晒太阳。和煦的阳光大朵大朵地亲吻着万物,再多的冷也被捂暖了。老人们倚着土墙坐成一排,有一搭没一搭地唠着家常,脸上的笑纹在阳光下荡漾。他们经历了人生的百转千回,渐渐在岁月的更迭里沉淀出风清气朗的安然。女人们聚在一起织毛衣,把阳光揉进毛衣里,织出绵延不绝的爱意。孩子们在阳光里嬉戏、捉迷藏、玩弹珠,脸庞上,眉睫里,笑声里,俱是阳光的灿烂。

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”新酿好的米酒醇香扑鼻,红泥烧制的小火炉上正煨着热腾腾的饭菜,清香可人。此时,邀故人一起饮酒叙旧,是何等的风雅惬意啊。

冬天的乡下,人们闲来无事,便经常小聚一下。烫上一壶散装的烧酒,炒两个下酒的小菜,炖一锅白菜豆腐粉条,几个人围坐在一起,小酌几杯。大家有说有笑,时不时端着酒杯浅浅地抿上一口,嘴唇又砸吧两下,一脸满足。暖酒入喉,人便多了一份懒洋洋的感觉,渐渐卸下了一年的忙碌和疲乏,只为当下这一刻闲适安然。这样的画面,深深地烙在我脑海里,即使是多年以后,我



司德珍

离开村子去外地工作,也会在每个冬天不经意间想起,并嘴角上扬。

诗人翁森说“读书之乐何处寻,数点梅花天地心。”天,树木凋零,山河空旷,捧着书坐在窗前读书,眼里的萧条不见了,世界的喧嚣也隐去了,天地之间,只有朵朵梅花盛放了,用点点艳红氤氲着墨香,丰盈着灵魂。

幼年的冬天,晚饭过后,一家人围在炉子旁边,母亲在缝补衣裳,我在一旁烤花生,父亲则坐在一旁读书,朗朗有声,清寒的冬天,因了父亲的读书声,而增添了别样的滋味。在万籁俱静的夜里,闲读一本好书,让身心沉浸在书香里,实在是妙哉。

果然是冬日诚可爱。

## 临摹冬季

映入眼帘的是简约  
素净的飞雪  
纷纷落满在心头  
融化在血液里  
朝着来年的方向  
奔涌一场例行的潮流

升腾的思绪  
以何种方式落笔  
静谧下掩藏的笔画  
飞撒在广袤的原野  
正勾勒一幅  
即将破土的生机

(朱炜洋)

## 冬天的花朵

总是不期而至  
北方的那场雪  
一夜之间  
悄悄抵达  
我们寄居的小城  
雪花堆满了心坎  
乡愁便滋滋暗长  
鸟儿去了南方取暖  
唯有那些麻雀  
又一次掏空巢穴  
在枝丫上摇晃  
消磨属于自己的时光  
外祖母曾说  
那些雀儿是结在树上的花朵  
唯美的字眼  
在寒风中绽放  
萧瑟的冬日  
亦有好看的风光  
如同灶膛里游动的  
美丽的火焰  
农人们围坐炉旁  
各自讲述一年的收成

(张忠辉)

## 冬月(外一首)

一对喜鹊  
朝有阳光的地方飞去  
一前一后的叫声里  
寒冷感觉明显

## 晚秋

月满前川  
天麻麻亮  
我扶着犁铧  
掀开一垄垄土地

早起的鸟儿  
间断性的鸣叫  
歇脚的间隙  
烟雾袅袅中诉说生活酸甜

太阳跳出海面  
光四散  
一垄垄土地朝阳下纳新吐瑞  
一茬茬农人奋斗中情难舍土

(木子李)

## 站在一场大雪里沉吟

一幅画,可以大块地  
留白  
却不能,也绝对不能  
让白全覆盖  
如果白覆盖了一切  
一幅画就会成为  
一张纸,一张了无生趣的  
纸

站在一场大雪里沉吟  
我成了一个盲点  
此时的留白枉然而又徒劳

(邵超)

## 那年下雪

雪不慌不忙地叙述着  
爱,在凛冽中扎下了脚印

日子,搬满了北风  
传出去的招呼  
同静悄悄的雪痕加起来  
就是誓言  
没有人关心浪漫  
更没有车子的情节  
可鲜活的雪片  
在腊月二十二的那天晚上  
同呼吸一起燃烧

客人,披雪而来  
披雪而坐  
我们沉浸在茫茫的想象中  
心思比春天年轻

(朱桂清)

## 公路上的雪

风吹着公路上的雪  
一个梦掠过,雪的颗粒  
丝中的曲线,沙狐流窜  
从柏油路一边跑向另一边  
牛群,羊群,还有骆驼  
行止缓慢,横着穿过  
车辆停下,等着它们  
歪头看过来的,眼神  
为什么久久不能忘怀  
我经历过一次,马匹  
无人骑乘,没有鞍具  
绸缎一样的马匹,奔跑  
随风飘扬,一面旗帜  
猎猎作响,沿着公路  
奔紧随后超越疾驰的越野  
车头高昂,仿佛前进中  
吹响的号角,指引我们  
跟着它直到它踏上便道  
一群大笨狗吠叫着来迎接  
它嘶声而去,我们稍做停顿  
在路旁长时间鸣笛示意  
天空蔚蓝,风雪再次扬起  
风雪如云,长路形如巨蟒

(王笑风)

## 冬天的树

冬天的树  
叶子纷纷落尽  
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  
伸向天空

高高的树梢  
托举着一个小小的鸟窝  
远远看去  
一个小小的黑点

有时听得  
叽叽喳喳的鸟鸣  
仿佛要吵醒  
姹紫嫣红的春天

(崔鹤同)